

奚凤群 著
长篇小说

国家利益

当人性良知抗争欲壑私利
仅有敬畏能否捍卫国家利益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奚凤群 著

长篇小说

国家利益

当人性良知抗争欲壑私利
仅有敬畏能否捍卫国家利益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利益 / 奚凤群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059-9165-1

I. ①国… II. ①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356 号

国家利益

作 者: 奚凤群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曹艺凡

责任编辑: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孙希前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165-1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委以重任	1
第 2 章	醉翁之意	11
第 3 章	未来难定	27
第 4 章	初到矿山	39
第 5 章	鱼生纷争	57
第 6 章	拜见县官	65
第 7 章	熟悉情况	80
第 8 章	交心而谈	93
第 9 章	中心选址	104
第 10 章	会见省长	118
第 11 章	粮草筹备	127
第 12 章	现场办公	141
第 13 章	举报者谁	147
第 14 章	真正相遇	159

第15章	偷矿事件	176
第16章	识时务者	188
第17章	箭在弦上	203
第18章	顺应规则	214
第19章	四面楚歌	234
第20章	举步维艰	255
第21章	柳暗花明	271
第22章	名声大震	284
第23章	重回起点	302

第1章 委以重任

履新上任，是在这一年的3月。从东南省的滨海小城梨州市出发，一路驱车2600公里，谷岳终于到达位于西林省雪青山腹地的花儿金矿区。

离开车马喧嚣的繁盛之地，一路向西向北，谷岳恍若进行了一场时光隧道里的穿行：从零海拔的海边攀升至3600米的高原；离开春日暖阳，遭遇刺骨寒风以及三月冰雪的侵袭；入眼的除了荒寂、枯槁的沙漠、沼泽，便是寸草不生、寂寥无比的群山……

车子穿过八洼县，弯道越来越多，道路时窄时宽，大大小小的石头藏在路上某处，车子根本避无可避，冲上去再摔下来，全程颠簸让人苦不堪言。虽说胃里已是翻江倒海，头也是痛得像要爆裂，谷岳却还能拼命忍住。但坐在副驾驶座的蒋大方却没他这个耐力，一路上已经吐了三回。

谷岳的心被一种未知的情绪鼓胀得满满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像是有些凄清与悲凉，又像是有些忐忑和迷惘，却又都不完全准确。

他将头扭向窗外，木然看着大片大片绵延不尽的荒凉被甩到车后，心里多得是对未知前程的恐惧和不安。这样的未知里，也包括这些与他同行的兄弟情谊。

是啊，从离开梨州的那一天起，这些兄弟便将他们的命运与谷岳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兄弟一起并肩战斗，是最终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还是在无法避免的纠葛里隔阂越来越大？谷岳说不明白，更多的是茫然。

想到这儿，谷岳一直紧绷着的坚强瞬时土崩瓦解。他可以立起铜墙铁壁对抗现世的变故、外界的残酷，可是内心的无措却是如何也挥之不去的。

彼时，面朝大海、背倚州山的梨州，已是一派春暖花开的景象。梨州得名因了万亩梨园，以及千年来仙踪不断的灵秀州山。可梨州出名并不仅仅因为这迷人的景致，更多的是“中国黄金在东南，东南黄金在梨州”这一悠久的黄金开采史。

在中国的黄金布局中，位于梨州的东南黄金矿业集团公司占据着重要的席位。谷岳在梨州生活了整整十八年，这些年他的事业还算顺利，从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再到选矿部经理，不过十五年。三十七岁那年，谷岳被东南矿业抽调到国外的项目挂职生产副矿长。谁知，不过一年光景，因为各种原因，项目被迫中止并战略退出。

从国外铩羽而归之后，谷岳重回州山金矿。他自我分析，被提成副矿长不大现实，毕竟国外的项目经历没有带给他回归的荣光。但他又有一年副矿长的任职经验，不可能将他降职再去干选矿部经理，何况那个位置还有人干得好好的。所以，提成一个矿长助理还是很有可能的。

回到矿上报到没有多久，矿上便专门开会研究了她的任职问题，果真给了他一个矿长助理的职位。只不过这是一个闲职，没有分管的部门，只是听候矿长梁濯的工作调遣。

谷岳走到今天，与梁濯没有太多关系。甚至正是因为梁濯，他被迫走了很多弯路。比如国外的项目。

谷岳从一开始就知道那并不是香饽饽，但他还是要一脸欢喜地去，一是因为矿长的举荐；二是因为职位上的提升、待遇上的翻番。但是国外那一年的焦虑与疲惫，恨不得超过了他从业十多年的总和。所以，项目黄了的那一天，他便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心头是说不出的轻松。

不过，这次能主政雪青山脉的这座花儿金矿，梁濯还是出了力、说了话

的。可是，谁能说清这样的帮助给予谷岳的，是命运的又一次迎头痛击还是似锦的灿烂前程？

这个时候的谷岳，助理工作已满两年。虽然工作总结上写得天花乱坠，但谷岳心里清楚，这两年的他，没有丁点的业绩和自我的进步。他像所有消耗时间的人一样，用这两年消耗着理想，消耗着热情。

有一天晚上，妻子柳青兰突然指着谷岳的后背惊呼地说道：“哎呀，你这背上什么时候长了一颗红痣啊？你的命运会有所变化哟！”

“扯淡！”谷岳撇了撇嘴。这个年纪的谷岳其实是害怕重新开始的，因为看不清未来，看不清选择的对或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闲置和消耗中，他有些恍惚和质疑自己的能力。他时常觉得自己的能量忽高忽低。能量高时，相信只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就一定是走在正确的路上；能量低时，却感觉是在黑暗的海上，正被浓雾包裹，做什么都是徒劳。

定下了行程，谷岳才从一种恍惚的状态中彻底清醒过来。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他已再次走向了需要披荆斩棘才可继续前进的道路上。

这是一座新并购的矿山，与谷岳原来工作的州山金矿成为了兄弟矿山，都隶属于东南矿业。只因为是新并购，且股东成分复杂、地域偏远、自然环境恶劣，就算是东南矿业下达了将士征集令，就算是堂堂矿长的职位，竟也无一人主动报名。当然，谷岳是那个例外。

那一天下午，本来与平时所有的下午没有任何区别。矿部经营分析会议结束后，梁濯点了谷岳的名字，让谷岳随他一起去趟集团公司。在与会众多中层干部和副矿长复杂的注视中，谷岳虽有满心疑惑、不安，却也装作平常的样子，随梁濯一起往办公楼外的停车场走去。

似乎走了许久才到停车场，其实不过三层楼的台阶而已。谷岳本想把脚步缓一缓，慢梁濯半步或是一步，无奈梁濯一路上总是不停扭过脸来和他说话。梁濯说话有个习惯，非要侧过脸来看着对方，并得到对方及时的回应之后，他才会转过脸去。在谷岳看来，梁濯一路上说的都是些扯淡的话。可即使扯淡，他也需要打起十二分的注意力保持应对的状态。

一直紧随其后的，是梁濯的矿办主任杨维功。靠近车时，他抢前一步，将

矿长专车右后车门打开后，便恭恭敬敬立在了在一旁。待梁濯一抬脚稳稳坐进去后，他又恭敬地将车门轻轻关上。

见梁濯坐稳，谷岳便走前一步将副驾驶的门拉开。这个位子原本是杨维功的专座，可是此刻，谷岳的本能是自己赶紧坐进去。谁知梁濯却摇下车窗，以不容置喙的口吻说道：“小谷，坐后排来！”同时将目光转向杨维功又说：“维功，我和谷助理去趟省城。今天你就歇歇吧。”说完，他冲着站成前后几排的矿上的干部们挥挥手后，说道：“我们明天就回，家里的事情就辛苦你们了。”

谷岳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坐到了梁濯左边的座位上。说实话，如若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做梦都想有这样的机会的。可是，太多的浮躁纷杂磨去了他的锐气，如今的他，却有了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谷岳一边骂着自己的不成熟，一边让大脑迅速翻腾起来试图寻找一些有趣的话题，以便打发与领导一路同行的无趣和紧张。这样的话题不能牵涉工作，不能牵涉人情，更不能挖个坑将自己埋进去。如何把握？对于谷岳而言，着实需要费一番脑筋，虽然他够聪明。

运气不错，车子刚驶出矿区大门，谷岳便寻到了几则笑话，不失大雅却又笑料十足的笑话。可不待谷岳的笑话出口，梁濯却已靠在椅背上，一脸疲惫的样子闭目躺着。

谷岳不知梁濯是真睡还是假睡。可是他知道，即使自己困得眼皮打仗、哈欠连天，也要硬生生地逼回肚里，装作一脸精神抖擞的模样等候领导的随时调遣。果真，车子开了二十多分钟，看似一直沉沉睡着的梁濯突然开口说话了，没有指明问谁，可车上除了司机，便只有他们两个人。

“有没有考虑过再出去闯一闯啊？”

梁濯的话刚传到耳里，谷岳的心里便打了一个激灵：难道他和那几家国际矿业公司接触的事情，矿长早就心知肚明了？不过是借单独出差的机会，听听他的态度以便他下决定，或杀或刷？

暗一思忖，谷岳决定装糊涂。只听他语气平缓地说：“梁矿长，我也不知是不是人到了中年，心越来越懒了，就想守着老婆孩子。”

说完，谷岳便强忍着怦怦直跳的心，等待梁濯的回应。谁知，梁濯却似乎

又像睡着了一般，之后的整段路程再无话。

两个小时之后，车子平稳驶入东南矿业总部所在的梁青市康庄大道。

彼时是在初秋，车窗外的梧桐叶子尚未变黄，绿草泛着清香，不知名的小花在路边争相开放，鳞次栉比的高楼与远山、树木遥相辉映……整个城市虽说已见凉爽，却在丝毫未见黯然的勃勃生机里，处处透露着秋的柔情，好像秋天也会温柔到令人心疼一般。

景色从眼前飞逝而过，陷入遐想里的谷岳，突然心生感慨——一直以来，自己都只是一个春天的旁观者。这秋天，这原本属于收获的秋天，为何却也让他生出了远离的感觉？

还没等谷岳从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中跳出来，梁濯突然又开口说话了：

“一会去见张一平董事长，集团要并购一座新矿山，我推荐你去当矿长。这是你的一个机会，好好把握。”

梁濯的话，突然就像一记闷雷，在谷岳兀自伤感的心上，猛地炸了一个岩浆四翻。

集团要并购一座新矿山，什么样的矿山，多大规模，在哪里，进展到了什么程度……那一刻，谷岳终于知道了自己此行被钦点的原因及目的。

只是，当时的谷岳并不知道，这样的前程依然如国外的项目一样，并不是一个香饽饽。谷岳还不知道的是，张一平曾经考察过许多人选，也与个别人进行过谈话，包括许以重诺。可是，竟无一人应允。这让张一平十分恼火并放出狠话：如若再有不响应者，就地免职！可是，却也只能说说而已。因为坐到一定位子上，且可以挑起重担的，哪一个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人脉！作为从东南省国资委空降不过两年的张一平，实际上不敢大动干戈。

这几年，东南矿业也并购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十来座金矿，可这次将要并购的新矿山，张一平却是打心眼里不想志在必得。一是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挖金子、炼金子，东南矿业还不想做吃螃蟹的那一个；二是张一平从多方面了解到，那就是一个拉虎皮扯大旗的鸡窝矿，出不了真东西，且关系太复杂，仅仅是原始股东通过一次次的矿权倒手曾经获利数亿元，便可以想见，此金矿的背景委实黑幕重重。但是，省里下了死命令，必须迅速并购完成，必须明知不可

为而大干一场！对此，张一平抗拒不得。

梁濯和张一平的关系果然非比寻常。董事长秘书见到梁濯后赶紧站了起来，梁濯冲她摆摆手，便直接叩响了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谷岳多多少少是知道面见领导的一些规矩的：提前预约、秘书内线电话通报、获准后轻叩门、按职位高低依次而入……而这样的规矩在梁濯这里，竟然形同虚设。

这是谷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张一平坐在一起。之前的张一平，一直活在谷岳所能听到的声音、所能看到的相片、所能仰视的背影里。因为职级差距太大，即使到矿上进行工作检查，陪同张一平的，也永远是梁矿长级别的人物。虽说身为矿长助理的谷岳，有些时候也应该抛头露面，可他这个人一向低调，能躲便躲了。梁濯看在眼里，倒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或许是因为他比谷岳更懂站队的规则。

张一平的办公室比谷岳想象的要大许多，虽不豪华，但敞亮大气。谷岳暗暗在心里起了一丝幻想：如若真如梁矿长所说，自己能成为新矿长，嗯，自己的矿长办公室也要这种风格的，厚重但不压抑，简单又不失大气。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一惊，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已然接受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实，只要领导认可，他便可以全力以赴。

“董事长，这便是我给您提到的小谷，年轻人，相当不错。”梁濯开门见山地向张一平介绍道。

“嗯，后生可畏呢！”张一平从办公桌前走出来，与梁濯和谷岳一一握手后问道：“一路上可还好走？”问完，似乎又不需要听到回答似的，边走向会客的沙发边继续说：“我前几天回了一趟梨州，梨州的秋天可比省城来得早也好看许多呢！”

此时，张一平已在沙发上坐好。他冲梁濯和谷岳抬抬手，在空中往下顿了两下，示意他们过来坐下，并将茶几上的矿泉水递给二人，继而说道：“老梁呢，我下个月要去趟美国。省里安排的统一考察活动，组织上让我带一个人一起去。我寻思着，你好像还没有去过美国吧？要不，咱们一起去！”

听了张一平的话，与张一平同龄的梁濯，脸上露出一丝被提携后却看不出恭维的真诚。“董事长，有什么提升的机会您总是想着我，可我却没有任何可

以回报您的地方，羞愧难当啊！”

梁濯的话让张一平的脸上现出一丝一闪即逝的笑容。是的，就是一闪即逝，短暂如昙花，刚要怒放，就已凋零。谷岳的心里不禁又起了波澜：原来这两人的关系已经近到了如此程度，而他们并不避讳地当着他的面来谈这些，看来，是将他也当成了嫡系。

张一平摆摆手继续说：“一家人怎么净说两家话。你还说不帮我，不帮我你会把小谷带来？”说着，他见谷岳一直身子笔挺地在那儿绷坐着，脸上不禁再次一笑。他眼神对着梁濯，话里话外却明显在打趣谷岳道：“我说老梁，还是年轻好，至少还会紧张。你看，小谷在坐军姿呢！”说完，他又看向谷岳说道：“小谷，你别紧张，我又不是老虎。就算是老虎，又不是母老虎，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嘛！”

张一平的话音一落，谷岳的脸上便扑哧绽开了一朵想要冲到人前的欢笑。但他本能地知道那样不对，于是又将那笑硬生生地往回憋。一来二去，他的脸上便扭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见此，张一平干脆哈哈大笑了两声说道：“小谷，有意思！”

梁濯扭头看了谷岳一眼，眼神里没有责备，倒像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慈祥。不足两秒，梁濯便又回转头看向张一平，同时接话道：“董事长，您也知道，咱们选干部，不仅要能力出众，人品也是要数一数二。小谷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到矿上快二十年了，跟我也有了十年，又到国外锻炼了一年，他的秉性和能力我是清楚的。西林方面是复杂了些，可我反倒觉得，只有像谷岳这样本真的干部，才能将这件事情办好、办利落、办不出毛病。”

话说道这儿，梁濯停了下来，他在等待张一平的反应。频频点头的张一平，不时将目光看向谷岳，见梁濯在等待他的表态，便接口道：“既然决定了要给小谷担子挑，也不怕他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短板，也不怕他知道这里面的复杂关系。我只是有些担心，咱们在西林那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省里的命令又这样强硬，咱们还必须得干，干还要干出名堂。”

“董事长，您比我更清楚，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是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是与人有关的问题。而且，‘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

斗，其乐无穷。’所以，斗争会带来激情，会将整个时代斗出激情燃烧，热血沸腾。也只有斗争，才能充分展现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听你的意思，咱们只要一直斗争下去，就一定能斗出一身的飒爽英姿，把那些叫嚣着的公鸡斗成母鸡？”

“董事长果真高屋见瓴，一针见血。这就好比踢足球，只有那么多人在场上跑来跑去争抢一个球，才会有围观和赌输赢。”

谷岳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张一平的纠结所在，但他见梁濯近乎于歪理般的说辞将张一平一下子逗笑出声后，他的嘴角也忍不住随着话语里的铿锵轻微上扬。

“好好好，就你理论多，我算是服气了。”张一平感慨过后，马上话锋一转：“我不怕与人斗。可是，我怕与天斗，与地斗。你是老矿长，也跟我去实地考察过，在那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能找出金子，他奶奶的，简直比登天还难！”

张一平突然并不忌讳地爆了一句粗口，谷岳脸上一愣，但马上会心一笑，并禁不住暗暗感慨：领导果真都是人呢，是人就有脆弱和丑陋的一面。从张一平对新矿山的态度来看，那果真不是一个好差事。可是，他自己身子都坐在了人家的面前，说不去，似乎不是一个大男人、一个以服从领导命令为天职的下属该担当的决定。

明显感受到张一平消极情绪的梁濯此时赶紧说道：“知难而上可是东南精神。董事长，您可不能将士未出征先把退堂鼓敲响。您和我都清楚，现在的后生可畏，只要给他们足够大的平台，他们是能折腾出一些东西的。而且找矿这个事情，除了经验和技能，还是要靠机遇的。张三找不出，李四找不出，王五一去就发现一个特大型金矿。这不用说国外，在国内就有明显的例子。您看那梅江矿业，换了多少老板都觉得不行，一番投资下来都打了水漂，都认为是赔钱的买卖。结果呢，换到现任董事长梅子江的手上，几年工夫就上了市，还

刷地跻身国内企业500强，就跟乘了神舟飞船似的！”

见张一平听了他的话脸上的神情有些云开雾散，梁濯又继续说：“对于西林矿业，我认为对资源的认知是各个方面都需要细致思考的问题。大家都说那个地方没有矿，勘探出来的矿负变太严重。可是，它再怎么负变，它的规模在那儿摆着，它应该还是个中到大型的矿吧？而且，咱们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矿山企业，储备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我们还有最先进的采矿方法，这都是我们的发展之本。因为我们站在最前沿，所以我们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

说到这里，梁濯语气顿了顿，转过头与谷岳一直认真倾听的神情呼应半秒之后，又将目光集中回张一平的脸上，声音高抬半度后才继续说：“更重要的还有一点，自古以来，雪青山脉便是金矿富产带，西林矿业又在这个成矿带的中心位置。不是找不到矿，而是没有找对矿。我认为，只要我们从地质勘探到矿量储备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细致的规划，投产后肯定能快速达到规模。董事长这事您放心，有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在这儿把身子骨撑着，把灯掌着，这事就含糊不了，也错不了。”

听了梁濯这番让人定心的话，张一平的声音终于高昂起来，只听他表态道：“老梁啊，你可是咱东南矿业的老把式，你要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毕竟你是老矿长，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嘛！”

张一平自诩为和尚的话，让在座的三个人嘴角同时有了轻微的上翘。梁濯脸上的笑还没有完全隐退，他便将脸转向了谷岳，同时朗声说：“董事长，这小谷也锻炼了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已经完全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了。我信任他，我也信这个矿的未来。”

听到这里，张一平的脸上终于显现出此次会面在谷岳看来真正轻松的一个笑容。“好，此事就听你的。对了，今天你也别走了，上次人家送给我一瓶上好的白酒，我一直舍不得拿出来喝。今天正好，咱哥俩好好拉拉。小谷也陪着。我看这个年轻人挺灵活，有这些年轻人在，咱们东南矿业就不愁当不了黄金行业的霸主。”说着，张一平又转向谷岳说：“小谷，好好干。不是不辜负我的期望，也不是不辜负全矿这几万名兄弟的期望，而是不辜负梁矿长的信

任，不辜负自己的专业水准！”

听了张一平勉励的话，谷岳的鼻头突然就在那一刻不合时宜地发起了酸。是啊，他能不感慨吗？命运这个东西真是有意思，因为碰撞太多，因为功绩总难垂青于他，所以他已经不再奢望会有大的人生际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可是，偏偏就是在这样消极的状态里，他想进入的阶层突然就对他伸出了橄榄枝，突然就敞开怀抱接纳了他。

第2章 醉翁之意

回到梨州没几天，梁濯便通知谷岳，让他去趟集团总部，说张一平有些事情想要单独和他谈谈。他还悄悄透露，说有可能要让谷岳和集团并购小组的人一起去趟西林，他让谷岳做好思想准备。

“去西林？”谷岳一头雾水的样子看着梁濯。

“对，去西林。”梁濯肯定答复，却多一个字也不肯再过多解释。

谷岳突然一阵迷惑，因为距离上次被谈话已经过去了几天，但梁濯没有再和他讲过一句与西林、与并购有关的事情。他一直以为并购已经尘埃落定，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只需要准备停当等待履新上任便好了。因为那天被召见，梁濯和张一平谈论最多的，便是矿山的资源。可现如今看来，张一平不仅要单独召见他，还要他一起跟着去西林，这中间一定有许多隐而未提的细节、与并购有关的细节未对他明说。可是，会是什么？

刚落座，张一平便一脸和蔼的表情开口问：“小谷，怎么样，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是的，董事长。”此时的谷岳依然不明白张一平想听到什么，想说些什么，所以他只能说一句大路边上不痛不痒却也没有什么毛病的话，同时身子依

然如上次那样绷紧坐直。

见谷岳的坐姿依然如故，张一平便笑话道：“我说小谷，你不要紧张嘛。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是老虎，更不是母老虎嘛！”说到这儿，他或许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趣，便让爽朗的笑声迸发并绵延了好一会儿。谷岳也觉得自己有些过于紧张，便在这样的笑声里将双臂自然搭到腿上，脸上也显露出被提携后而备受感激的笑模样。

笑声平息，张一平突然开口这样问：“小谷，最近在读什么书呀？”

“书？”谷岳稍一愣神，不知张一平卖得什么关子，但他马上答：“翻了本《经济解释》，不过，一知半解的，也没学出什么名堂。”

谁知，谷岳的话音尚未完全落定，张一平便话锋一转沉声说：“越是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越是要静下心来读书才对。不过，现代的书读读便也罢了，不用太用心去记，还是得多花点时间读点传统的东西。《礼记》你读过没有？”

“《礼记》？”谷岳的脸上因为这样的问话瞬间现出惭愧的模样，同时轻声答：“董事长所言极是。不过，《礼记》我只知核心是《大学》、《中庸》，好像还有《礼运》，但具体的内容，我还真说不出来。”

“所以说要读书嘛！这《礼记》可是咱国人的文明教科书，讲得多是生活中的礼仪、待人、做人问题。比如这《大学》，开宗明义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意思？是说大学之道，首先要从自觉做起，修炼出一个完整人格，再去再推己及人，帮助更多的人，终极目标是至善、圆满。再比如《礼器》的开篇，‘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意思是说，礼可以使人成器，可以使一个人的人格完备，言礼也可以使人消解邪念，增加人的品质之美。可惜啊，多少年来，真正能贯彻学习这些传统文化的没有多少人！”

“是啊，董事长，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里，我们能看到古人对人生积极的、现实的、进取的，却又谨慎的、保守的人生态度，这都是人格心理的重要组成。其实只要稍加学习，不求做个圣人，仅仅是做个好人，做个文明人，许多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张一平的一番解读，谷岳一直以频频点头配以认真倾